

# 大日本史

七十九

第一百八卷 將軍家族列傳  
新田義重 足利義兼 安田  
義定 平賀義信 武田信  
義 小笠原長清 佐竹  
秀義  
第一百九卷 將軍家族列傳  
足利直義 足利直冬  
第一百十卷 將軍家族列傳  
足利基氏

一五〇	二一四	一五七九	和書門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二九	一五〇	一五七九	番號	和	15179
函	冊	號	冊數		150(79)
九			函號		269 25
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八

淺草文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并

新田義重重

足利義兼子義氏

安田義定弟義遠

大日本史



平賀義信子惟義

朝雅

武田信義子信光

小笠原長清

佐竹秀義

新田義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之孫、式部丞

義國長子也、義國居上野新田郡、義重號新

田太郎、分尊卑又稱新田冠者、東鑑敘從五位下、

爲大炊助、分尊卑薙髮更名上西、尊卑分初義

國娶足利基綱女、及坐事失邑、屏居足利、尊卑

分信安中、足利俊綱遭讒奪邑、平重盛使義

重領其地、東鑑○本書曰、足利太郎藤原俊

重、足利俊綱哀訴于重盛、遂得還賜、據此則既賜

足利、足利俊綱哀訴于重盛、遂得還賜、據此則既賜

後居新田、其顛末不詳、而源平盛衰、則曰是

再請、清盛賜新田莊、不許、及其子忠綱、以戰功

新田、乃賜足利、於義重、及其還之、俊氏故、俊綱得

清盛、新田以義重、源氏之胄、欲奪其邑、而授之忠

綱也、可徵附以無他書、後義重復居新田、時足利氏

與秩父有隙、欲襲秩父、○足利秩父並名關、



能率兵赴古我杉、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川、臨長井渡、敵豫壞船、舸軍不得濟。義重曰：「丈夫既許人，以無船而猶豫不進，使人致敗，何面目復操弓矢乎？」寧付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破之。源盛衰記、平家物語、源賴朝起兵伊豆，東國將士未集。義重以義家孫，自養威望，有特立之志。賴朝遺書招之，不報。聚兵據寺尾城。及賴朝奠居鎌倉，諸將爭歸之，乃遣安達盛長復召之。義

重至，賴朝不許入鎌倉。義重大懼，謝曰：「吾初非有異志，屬闔國鬪亂，從卒相誠，不容輒離城，以故遲緩至今。盛長亦爲分疏，賴朝釋而不問。」義重有女，初嫁賴朝兄義平。義平死後，寡居。賴朝聞其有姿容，通書挑之，不從。賴朝露告其意於義重。義重素知賴朝妻北條氏妬忌，不許，遂嫁於帥六郎者。賴朝益不悅，遂見疎斥。建仁二年卒。東鑑○年闕、尊卑分脈作六十八誤、慶長十六年，敕贈鎮守府將軍。德川系圖義重卒未幾，



賴家將蹴鞠、其母北條氏遣工藤行光止之、  
曰、新田上西者、源氏遺老、將家領袖也、卒後  
未迨二旬、而事遊戲、恐致興人之謗也、賴家  
乃止、東鑑子義俊、義兼、義範、義季、經義、義光、義  
佐、義俊稱新田太郎、義俊子義成稱里見冠  
者、尊卑分脈屬平氏在京師、及賴朝起兵、來歸鎌  
倉、賴朝嘉之、特命近侍、為伊賀守、敘從五位  
下、文曆元年卒、義成歷事將軍四世、甚被寵  
遇、東鑑義兼為皇嘉門院藏人太炊助、東鑑曰、寬元

二年、新田太郎大番在京師、稱病薙髮、以其  
不告六波羅及番頭、擅披剃奪邑、按太郎者  
疑義兼子、義房六世孫義貞、後醍醐帝時為  
也、然今無所考、中興元勲、自有傳、尊卑分脈義範稱山名三郎、從  
義經擊平氏于一谷、以功任伊豆守、東鑑尊  
○按源平盛衰記為信太三郎先生、七世孫  
義憲任伊豆守者誤矣、事具為義傳、時氏將軍家臣傳、義季稱得川四郎、子賴有  
任下野守、次賴氏號世良田彌四郎、為參河  
守、經義稱合土五郎、義光稱新田冠者、義佐  
稱小四郎、尊卑分脈



足利義兼稱三郎、東鑑父義康義重之弟也、難

太平記足利系圖以義兼為源為朝子者誤仕鳥羽上皇為北面、

除左衛門大尉、任陸奥守、為檢非違使、稱足

利陸奥判官、尊卑分脈○按東鑑當時食足

地者、足利俊綱死後之事也、則義康父子稱

足利氏、或分地居之、故亦保元之亂、與源義

稱足利也、然今無所考朝等守衛禁闥、崇德上皇軍敗、將士迸散、義

康捕右衛門尉平家弘父子五人、斬之於大

江山、保元物語以功補藏人、聽昇殿、保元物語明

年卒、印本尊卑分脈一說義兼為八條院藏人、母源賴

朝從母姊妹也、尊卑分脈○本書或及賴朝

起兵、與山名義範等往屬之、壽永三年從源

範賴赴筑紫討平氏、臨發賴朝饗從軍將士、

賜義兼馬、東鑑文治元年以功除上總介、東鑑

盛衰五年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虜其黨熊野

別當某、尋辭介為遠江守、明年泰衡故將大

河兼任起兵、賴朝命義兼及小山宗政等赴

陸奥擊之、戰于栗原、一迫敗之、兼任退阻衣



川結陣、義兼等直渡接戰、敵兵敗走、又據多  
 宇未井山為壘、義兼等急圍攻之、殺獲甚多、  
 兼任敗死、義兼復任上總介、東鑑後薙髮於東  
 大寺、法名義稱、尊卑分脈○按本書云、建久  
 六年慶東大寺、義兼從賴朝入京師、仍為上  
 總介、故今不取、本書又載義兼治部大輔從  
 四位下、而敘任年、義兼長八尺餘、膂力過人、  
 月無所考、亦不取、難太平記○足利系  
 圖曰、長九尺二寸、資性循良、賴朝嘉其忠  
 貞、命北條時政為子壻、篤加親待、東鑑正治元  
 年卒、子義純、義助、義氏、義胤、○本書云、義胤實義助子、幼而

孤、祖父義兼養為子、義純稱足利太郎、敘從五位下、為  
 遠江守、尊卑分脈初北條時政女適畠山重忠、重  
 忠既死、更嫁義純、時政悉以重忠食邑授之、  
 因為畠山氏、畠山系圖五世孫國清將軍家臣傳、  
 義助稱足利二郎、左兵衛尉、承久之役、戰死  
 于宇治川、義胤稱足利四郎、為兵部少輔、尊卑  
 義氏義兼第三子、號足利三郎、母北條時政  
 女、義兼立為嫡、善和歌、為北條泰時女壻、補



藏人任檢非違使

分尊卑

建曆元年和田義盛

作亂急攻幕府義氏與諸將禦之義盛子義

秀驍勇善戰義氏遇之政所橋義秀進捉義

氏鎧袖義氏躍馬踰隍鎧袖中斷而人馬不

顛踣人稱二人材武義氏遂與諸將攻殺義

盛

東鑑尊卑分脈

承久之役義氏副北條泰時將兵

由東海道向京師

東鑑承久記

官軍阻尾張川而

陣

承久記

泰時分遣諸將義氏向池瀨官軍望

風而走泰時將向宇治抵栗予山日既暮義

氏潛與三浦泰村進抵宇治大戰橋上軍不

利夜半義氏遣使報泰時曰戰本欲待曉而

麾下壯士志在先登冒夜而進死傷甚多泰

時急赴宇治救之不利遂下令罷戰

東鑑承久記

與此小異

翌日將士將渡河時雨後水太漲

沒溺無算義氏乘筏渡於是尾藤某撤民屋

為筏諸將相繼而進官軍大敗元仁元年以

功食邑於美作新野等地藤原賴經屢與之

燕私時臨其家特加優崇歷武藏陸奥守至



左馬頭進正四位下

○傳卑分脈或作正五位下

仁治中

削髮更名正義三浦泰村之亂有功并食故

上總權介平秀胤食邑

東鑑仁治中據傳卑分脈

建長六

年卒

東鑑傳卑分脈

年六十六子泰氏義繼長氏尊卑

分脈泰氏北條泰時之外孫任丹後守遷宮内

少輔

東鑑爲檢非違使

傳卑分脈

建長三年祝髮爲

僧

東鑑文永七年卒

稱平石殿

平石殿據本一說

玄孫

尊氏將軍傳高經將軍家臣傳義繼稱足利

左馬四郎嘗往元歸後爲僧

○義繼往元本書不詳其爲何

事元史云文永八年守護所遣二十六人義至燕求見元主疑卽其一也然今無所考

繼曾孫吉良貞家修理大夫貞家子滿家中

務太輔皆管領陸奥長氏稱足利五郎

東鑑又

稱吉良太郎從五位下上總介檢非違使

尊卑

分脈

○本書一說

曾孫今川範國將軍家臣

傳泰氏之子

安田義定稱三郎刑部少輔源義光孫安田

冠者義清子也

東鑑十部本武田系圖○尊卑分脈爲義清之孫清光子

義清坐事流甲斐義定兄弟領甲斐諸莊尊卑



分源賴朝之起兵也、義定聞之、與工藤景光等赴援、道遇股野景久等兵、逆擊走之、時賴朝遣北條時政于甲斐、催諸源、義定與武田信義等至駿河、與橘遠茂戰、及平維盛來攻、至賴朝黃瀬川營、維盛敗、賴朝令義定守遠江、備平氏、養和元年、義定聞平氏諸將帥兵至尾張、告急鎌倉、賴朝遣和田義盛、岡部忠綱、狩野親光、宇佐美祐茂等、與義定共扼濱松、義定將構要害於橋本、課役土人、淺羽莊

司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且以其族多屬平氏、疑之、遂遣武藤五鎌倉告之、乞亟罰之、賴朝以片言難信、不聽、武藤五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幕府、此衆所知也、然幕府舍而不問、則義定威望浸損、言如無實、則他日斬臣以明誣罔之罪、於是賴朝遽收二人食邑、與之義定、且遺書曰、宗信等後日陳謝有辭、則處汝于罪、既而宗信惶惑、謝罪、義定亦爲之請、賴朝以宗信宗族繁衍、多儲兵士、



冀收其用、遂還與其莊內若干、壽永二年敘從五位下、爲遠江守、明年屬源義經攻一谷、

獲前但馬守平經正、備中守平師盛首、

○本  
書能

登守教經首亦在此中、文治中後白河法皇

命義定修造稻荷社、事頗稽緩、法皇不懌、左轉下總守、義定憂之、請賴朝申理之、賴朝使義定附奏狀權中納言藤原經房、陳謝無罪、亦爲發使奏請、法皇不聽、建久二年復任遠江守、進位一級、四年賴朝慶永福寺藥師堂、

士女聚觀、義定于義資密投書幕府侍女、梶

原景季妾窺視知之、乃告景季父景時發之、

賴朝怒收義資斬之、義定坐罷淺羽莊地頭、

職憤怨益甚、明年賴朝聞其謀反殺之、義資

從五位下越後守、

東鑑

義定弟義遠、

義遠稱淺利與一、

東鑑○尊卑分脈平家物語作義成源平盛衰記

遠、壇浦之戰、和田義盛射中平知盛船、相距

二百餘步、麾而呼曰、請射還之、知盛命仁井

親清射之、其矢遠汰義盛胄、再射中義經船、



親清亦麾而請返其矢、以弄辱義盛、義經選衆令義遠射、義遠視親清箭曰、幹弱而短、不足用、請用我矢、一發洞親清胸、亦過海五段許、舉軍大駭、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建仁中城資盛作亂、姑坂額多力善射、資盛敗、坂額爲虜、義遠請之源賴家爲己妻、賴家以其醜且勇怪之、義遠謝曰、臣無他意、第以坂額材武、故欲得之而生勇壯兒以充國家之用耳、賴家笑而許之、義遠與俱歸于甲斐、東鑑子知義稱太

郎、尊卑分脈

嘉祿中陸奥白川關有賊、佯稱若宮

別當公曉、聚黨作亂、知義與結城朝廣擊平

之、傳首鎌倉、

東鑑脫漏

平賀義信或稱大内四郎、刑部少輔源義光

孫也、父曰盛、義稱平賀冠者、爲左兵衛尉、尊卑

分脈平治之亂、義信從源義朝攻六波羅、義朝

敗走、平氏尾擊之、義信返鬪禦敵、義朝顧左

右曰、我麾下執鞭之卒、亦無不健者、斯人可

惜、汝等相與救之、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



競進奮擊、義朝得間而逃、行造勢多、以其不便羣行、使從士各散去、義信獨留、與鎌田政清等侵冒風雪、艱苦百端、抵美濃青墓驛、投長者大炊家、義朝分遣子男於諸國募兵、令義信還鄉發兵、義信領諾、問曰、公將安歸、義朝曰、欲適尾張、依長田忠致、得其軍資而東、義信曰、忠致家貲富饒、然其人趨時規利、豈能舍匿公哉、義朝不用其言、義信自此辭去、義朝到尾張、遂爲忠致所殺、平治及賴朝滅

平氏、首錄義信等舊勲、請朝拜武藏守、至從

五位上、

東鑑、參取尊卑分脈、及義光流系圖

義信在任有政聲、

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榜其廳壁曰、後

爲國司者、宜以義信爲法、是後國司治皆依

倣焉、

東鑑

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

義光

流系圖

子惟義、隆信、朝信、朝雅、景平、隆信稱武

藏次郎、朝信稱小野冠者、景平稱小早川次

郎、爲兵衛尉、

尊卑分脈

惟義稱大内冠者、

東鑑、尊卑分脈

爲伊賀守護、

東鑑壽



永三年平氏赴西海平家繼聚衆

源平盛襲

守護所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

東鑑家繼

乃引兵入近江攻殺佐佐木秀義惟義追擊

之斬家繼及富田家資平家能家清等獲首

九十餘級平信兼子兼衡等逃奔京師餘黨

悉平

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

惟義報捷鎌倉自陳其功

以要賞錄賴朝不悅以書譴責曰吾子蕩定

逆黨爲功亦速然至疇賞非所宜言凡國置

守護爲備緩急也吾子爲賊所破豈非平素

無警備居守失厥職哉賞罰在我權衡豈可

希求遂不之賞後從源義經擊平氏於西海

以功任相模守

東鑑

累歷駿河武藏守除修理

權大夫聽院昇殿至正四位下

尊卑分脈

子惟信

自有傳

朝雅任武藏守右衛門權佐

東鑑義光流系圖○東鑑或作

朝至正五位上爲北條時政女壻

義光流系圖保曆間

記建仁三年實朝命警衛京師

○帝王編年記爲正治元年

年又下令西國家人遞番到京師隸朝雅元



久元年平基度、平盛時等聚兵於伊賀伊勢、  
襲守護首藤經俊、經俊奔逃、敵虜略二國、奪  
鈴鹿關、塞八峯山路、據險遮備、實朝使朝雅  
將兵討之、朝雅以鈴鹿路塞、由美濃路入伊  
勢、擊基度於富田、斬之、進至安濃、攻破岡貞  
重壘、又進抵多氣、擊莊田佐房走之、虜河田  
刑部大夫、直赴伊賀、攻盛時於六箇山壘、數  
日克之、其黨魁若菜五郎橫行伊勢、築壘數  
所、朝雅復回軍伊勢、連攻皆殄之、斬五郎於

關小野、二國遂安、報捷鎌倉、實朝賞朝雅功、  
補伊勢守護、朝雅在京師、與畠山重忠子重  
保飲、因事爭鬪、東鑑朝雅忿怨、乃惡之於妻母  
牧氏、牧氏驕悍、素挾禍心、因與時政謀殺重  
忠父子、遂欲弑實朝、立朝雅爲將軍、事發覺、  
時政并妻牧氏幽于伊豆北條、東鑑參取保曆間記於  
是北條義時等胥議、使在京將士討朝雅、朝  
雅時在後鳥羽上皇宮圍碁、其奴來告急、朝  
雅毫無遽色、復坐、收子納奩、徐奏曰、關東使



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遁、請退朝、乃出歸家、俄而後藤基清、佐佐木廣綱等、率兵來圍、朝雅戰敗、走松坂、中矢而死。東鑑○按明月記、朝雅時在禁直、與諸北面觀畫、從者來密語、去、朝雅復坐如故、未知孰是。

武田信義、刑部少輔源義光曾孫也、義光子

義清、稱刑部三郎、又武田冠者、

○武田系圖云、義光選義

清於諸子中、以爲嗣、因授以兄義家東征所用之鎧及旗、所謂楯無二尊者也、按保元物語載源氏名甲八領、世傳宗家、而楯無居其一、異本平治物語亦載源義朝之據大內、據其楯無甲、二書之說與生清光、稱武田源太、面系圖不合、附以備考。

極黎黑、人呼曰黑源太、信義其第一子也、幼

名龍光丸、年甫十三、族祖爲義親、爲加元服、

名信義、稱太郎、

義光流系圖

治承四年、源行家齎

以仁王令旨、諭關東諸源、至甲斐、說信義、

源平

盛衰記信義、聞源賴朝敗于石橋山、欲往援之、

時平氏黨與多在信濃、信義先赴信濃、襲菅

冠者某、大田切城、菅冠者望風恐怖、縱火自

盡、信義還屯于甲斐、逸見山、賴朝使北條時

政來告、勦力協謀、共擊平氏、信義率兵至石



樂土屋宗遠亦傳命使武田等源氏往會于黃瀨川信義乃與安田義定逸見光長等進至駿河虜目代橘遠茂斬長田某父子遂以兵二萬會賴朝于黃瀨川東鑑時平維盛將兵次于高橋信義遺書激怒之玉海○源平盛衰記作安田義定既而維盛忠度等進軍于富士川西夜半信義潛出間道襲敵營後敵兵聞水鳥驚噪以爲我兵大至迷惑狼狽奔還京師賴朝命守駿河久而京師流言法皇詔信義討賴朝

時信義在駿河賴朝召問之信義解謝曰臣未嘗蒙詔借使有詔臣豈奉之去歲臨軍冒難踏死公所素知我子孫永世不敢懷異志因獻誓書明之賴朝意乃釋東鑑尋從範賴擊平氏源平盛衰記後因子忠賴事見疏斥文治二年卒年五十九東鑑子有義忠賴兼信信光有義爲左兵衛尉尊卑分脈○義光流系圖有義爲第四子稱吉田四郎又云信義一男忠義稱米倉彌太郎而印本尊卑分脈亦曰有義稱武田四郎皆與本書不合賴朝嘗詣鶴岡社令有義執劔有義有難



色賴朝怒曰汝往時爲小松内府執劔豈非  
源家辱乎我於汝爲同族門楣辭之者何乃  
命小山朝光代之有義惶恐晦匿正治元年  
梶原景時謀奏請朝廷立有義爲將軍竊通  
書於有義約俱至京師誘鎮西衆以舉兵有  
義許之信光聞而懼襲有義家有義覺而逃  
去信光入其家搜索得景時書上之賴家東鑑  
參取保忠賴稱一條二郎初從父數立戰功  
曆間記及擊義仲與弟兼信俱進至粟津濱時義

仲勢屈將逃去忠賴兼信先登督兵大戰義  
仲遂敗死源平盛衰記參後恃功驕侈賴朝

惡之一日召之府内大具酒饌命工藤祐經  
佯爲奉鉚子斬之祐經憚其勇壯顏色少變  
小山田有重起席曰是老者之所宜爲也乃  
執其鉚子有重二子稻毛重成榛谷重朝持  
杯殽進至忠賴前有重顧謂二子曰凡爲陪  
膳者以上括爲禮上括者謂褰袴結之二子  
如其言天野遠景別受賴朝命徑進斬之忠



賴從士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  
刀直趨上座、與幕府諸士殊死奮鬪、重成、重  
朝、遠景、結城朝光等、擊殺之、東鑑兼信稱板垣  
三郎、屬源範賴、西征有功、源平盛衰記後授  
數所地頭職、部内有太皇太后宮御廚邑、兼  
信奉職不法、因流于隱岐、東鑑參取義子孫  
世在甲斐、尊卑分脈  
信光幼名光壽丸、生于甲斐石和、因稱石和  
五郎、義光流系圖源賴朝之起兵也、從

父赴駿河、至鉢田、遇橘遠茂等率兵將襲甲  
斐、山路狹隘、事出不意、進退甚艱、信光率加  
藤景廉等、先衆奮戰、遂破之、虜遠茂、殺長田  
某父子、東鑑壽永三年屬源範賴討義仲、源平盛衰  
記後擊平氏於一谷、八坂本平家物語信光爲賴朝  
所寵異、常侍左右、三兄皆以罪失邑、惟信光  
承武田氏之宗、義光流系圖爲駿河方上地頭職、  
賴家立、僧全成叛奔于駿河、信光捕送鎌倉、  
建保中和田義盛作亂、信光與戰有功、因加



采邑承久之役、與諸將帥兵五萬出東山道、犯京師、臨發家人皆諫曰、今日適值十死一生、請延期、信光不聽曰、十死一生、多出少歸之謂也、臨軍忘家、武夫之常、何忌諱之爲、乃勵衆而行、比至市原、上皇使三至、敕諭信光及小笠原長清以歸順、信光與長清議斬使者二人、放還一人曰、汝還報之、旣而官軍守尾張川、信光召子信政謂曰、在軍父子尚不相顧、况親族乎、汝宜潛濟大井戶先登立

功、勿使族人知、信政先使善泅者測其深淺、標津渡之處、乃率兵而進、官軍發矢如雨、連殪數人、信政不撓、濟川奮戰、信光望見壯之、大呼獎勵、信政益進、與兄信忠、弟信長、信隆等、登陸擊走官軍、大井戶旣潰、東軍麇至、官軍不能支、逃還京師、信光等進與安達景盛俱攻供御瀨、遂陷京師、東鑑、承久記、以功補安藝守護、尊卑分脈、義光流系圖、信光祝髮更名光蓮、世稱伊豆入道、東鑑、鍊習弓馬、通習笠懸犬追物流



鎬馬儀、世稱信光及小笠原長清、海野幸氏、

望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義光流系圖後與幸氏

爭地界不決、訴之鎌倉、以信光爲曲、時有流

言、信光竊圖北條泰時、信光恐懼、乃誓書示

無異志、東鑑寶治二年卒、年八十七、信光嘗授

射於北條時賴、情好款密、至是時賴爲建寺

于甲斐市川莊、義光流系圖子朝信、信忠、信政、信

長、信隆、朝信稱太郎、善射、信忠世稱惡三郎、

尊卑分脈義盛之亂、與父赴幕府、信光遇朝夷名

義秀于若宮大路、將角鬪、信忠進而當之、義

秀感其孝勇、舍而去、後忤父旨、信光怒告幕

府、欲斷父子之恩、泰時開諭、信光不聽、一日

信光在泰時座、信忠伺便來訴曰、信忠孝養

匪懈、今何得罪、如建保承久之役、代父踏死

地、此明公所素知、藉使父不慈而罪之、明公

何不少爲我地也、泰時懇請、信光遂不肯、顧

謂信忠曰、汝言不妄、我豈忘之、然汝性行悖

戾、我今因義斷恩、汝當自省、信忠涕泣而去、



東鑑信政稱小五郎、以源義平女所生、為賴朝

所寵、信光亦愛之、立為嗣、至正四位下、刑部

大輔、大膳大夫、義光流系圖信長稱一條六郎、便

弓馬、子孫傳其法、尊卑分脈

小笠原長清、刑部少輔、源義光之玄孫、而信

濃守遠光第二子也、尊卑分脈生于甲斐小笠原、

義光流系圖○按系圖又曰、遠光娶和田義盛、女生長清、據東鑑、長清屬平氏、在京師、聞

賴朝起兵、歸甲斐、會賴朝于黃瀬川、今以建保元年、義盛死、年六十七、推之、則治承四年、

義盛年三十四也、外孫長清、履歷年、齡不應如此、且據系圖、長清以仁治三年死、年八十

一、則少義盛十四歲、稱加賀美二郎、為左京

益見其妄、故今不取、大夫相模信濃守、尊卑分脈源賴朝之起兵也、甲

斐源氏悉至駿河、黃瀬川會焉、先是長清與

兄秋山光朝屬平知盛在京師、託省母疾、請

歸、不許、就高橋盛綱再請、乃許之、且諭曰、方

今兵革頻仍、宜早還來、長清至甲斐、遂謁賴

朝于黃瀬川、既而賴朝命弟範賴討源義仲、

長清與父共從軍有功、源平盛衰記遂從擊平氏、

在西海、賴朝遺書範賴善待之、後擊藤原泰



衡于陸奧

東鑑

承久之役與武田信光等將兵

出東山道擊走官軍

東鑑承久記

以功爲阿波守

護

尊卑分脈

仁治三年卒年八十一長清精于騎

射後世相傳以爲矜式

小笠原系圖

子長經時長

行長長經稱彌太郎爲賴家所親昵常侍左

右又與比企能員友善及能員敗連坐被幽

東鑑

子長房爲阿波守護子孫在阿波長忠爲

信濃守子孫在信濃時長稱伴野六郎子時

直孫長泰竝爲出羽守長泰與弟泰直坐安

達泰盛事被殺行長稱大井十郎子泰綱爲

美濃守護代

尊卑分脈

佐竹秀義刑部少輔源義光玄孫也義光嘗

爲常陸介其子義業娶常陸豪族平清幹女

清幹姓據佐竹系圖

生昌義昌義始居佐竹鄉子孫因

氏焉昌義生隆義秀義其長子也

尊卑分脈居佐竹據

系賴朝之起隆義從平氏在京師秀義與伯

父義政

伯父據尊卑分脈○按尊卑分脈佐竹系圖昌義子有忠義而無義政忠

義被殺年月與本書合蓋一人而更名也各擁彊兵威震境外時



賴朝將追擊平維盛、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等。慮義政爲患，勸賴朝除之。賴朝將兵至常陸，常胤、義澄與土肥實平等謀，使平廣常諭義政。義政從之。秀義以其父屬平氏，不肯屬賴朝。退保金沙山。賴朝使廣常誘義政殺之於大矢橋，遣下河邊行平、和田義盛及實平等率兵數千攻秀義。秀義築壘險要，固壁防守，鎌倉兵競進攻之，不拔。實平使人白賴朝曰：「金沙之城，地勢險絕，兵又精銳，難以力拔。宜以計破之。」賴朝迺用廣常之計，啗秀義叔父

藏人義弘以利。

義弘名據尊卑分脈

義弘導廣常兵潛

出城後，大呼攻之，聲振山谷。秀義蒼黃不能拒，遂敗走。保花園城。賴朝割其所領與七郡及大田、糟田等地，悉賞將士。召見廣常、義盛所虜義政部兵十數人，有岩瀨太郎者，獨流涕不已。賴朝怪而問其故。岩瀨曰：「思吾主罹禍，冤痛爾。」賴朝曰：「汝思其主，何不死其事？」岩瀨曰：「將軍誅吾主，臣等不得從，且臣所以忍



詢偷生而至今日者、庶得一見將軍有所自  
陳、夫將軍不以討平氏爲事、而誅除親族、甚  
非計也、將軍苟欲滅勅敵、宜與天下勇士勦  
力、而反誅親族、將軍誰與滅讎敵哉、又使何  
人爲子孫扞蔽也、今士之歸將軍者、徒怖其  
威耳、非心服也、恐貽謗於後世、願將軍熟慮、  
賴朝默然、廣常懼其有他心、請誅之、賴朝釋  
而不問、秀義由之得免罪、及賴朝擊藤原泰  
衡、秀義率兵會於宇都宮、賴朝見其所建白

旗與己旗無異、迺與以畫月扇、使爲旗號、

東鑑

初朝廷召賴朝入朝、賴朝懼隆義躡其後、辭  
而不朝、其族大兵強、爲賴朝所畏憚如此、

玉海

秀義嘉祿元年死、年七十五、

佐竹系圖

生子重義、

爲常陸介、重義玄孫貞義、屬足利尊氏、任上

總介遠江權守、

尊卑分脈屬尊氏據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族三

足利直義

足利直冬

足利直義初名高國又忠義尊氏同母弟也



嘉曆中爲兵部大輔、參取尊卑分元弘初從

尊氏攻笠置、異本太平記及尊氏歸順、直義每從

贊畫軍事、車駕還京、以功爲左馬頭、敘正五

位下、尋兼相模守、參取太平記上野太守成

良親王出鎮鎌倉、直義爲執權、率東國兵、從

赴鎌倉、弘參取神皇正統記、元時鎌倉兵燹之

餘、殘破尤甚、將士皆懷疑懼、直義招撫遠近、

號令一沿北條氏之舊、東國賴安、參取太平記、梅松論

建武元年高時餘黨本間澀谷二氏發兵攻

鎌倉、直義遣澀川義季討平之、梅松追論恢

復之功、爲遠江守護、太平記帝嘗懲北條跋扈、

不欲假威權武人、及成良鎮鎌倉、關東軍國

事專出於直義、不復須進止、帝始悔焉、時護

良親王方疾、尊氏謀誅之、尊氏結帝寵姬藤

原氏、誣告護良之反、帝信之、遂流護良于鎌

倉、直義遣騎兵迎護、作土牢幽之、防遏甚嚴、

明年北條時行反攻鎌倉、又命澀川義季等

討之、義季戰沒、直義親往拒之、見敗、時行乘



勝而進、直義奉成良親王西奔、比至山内、更慮護良在後爲患、命洲邊義博還戕之、走至駿河、手越驛、敵兵遮擊、梅松論直義窘迫欲戰

死、義博等苦戰而死、直義脫去、天正太平記

會入江地頭工藤春倫率兵一百餘來援、乃

進遇尊氏軍于矢矧、兵合五萬、俱還討時行

走之、參取太平記、梅松論帝詔尊氏班軍、尊氏欲奉詔

直義固止之曰、公有蓋世之功、而諸公卿及

新田義貞等多妒之、屢有異計、今幸脫虎口、

據萬全之地、奈何復往蹈禍機哉、梅松論尊氏

從之、直義乃移書赤松則村等及諸道將士

招之、公卿屢奏尊氏之反、帝始疑尊氏、將發

兵討之、以準大臣源親房等諫事中止、及聞

直義害護良親王、帝益怒、下詔討尊氏、直義

尊良親王及新田義貞進自東海、東山二道、

直義聞之、請拒戰、尊氏不肯、上杉憲房、細川

和氏、佐佐木高氏謂直義曰、方今天下庶政

初歸王室、公卿擅權、有功將士視之奴僕、是



以所在武人日夜裹首仄耳望有起事者將軍天下望曹威名素著一日起而指擣誰不景從況今時勢出不得已是天殆啓將軍也然將軍不肯者只是以有君臣一時之分耳非敢甘就禽滅也如其少遲延恐失兵機願早思其計直義從之

太平記

乃令高氏等先發

尊氏言拒王師非己意以軍事一付直義直

義繼進與官軍戰手越大敗還

太平記梅松論

尊氏

已遁入建長寺直義患之用上杉重能計偽

作討尊氏綸旨持視尊氏尊氏乃出軍氣大振語見尊氏傳直義進與新田義貞戰于箱根不利既而尊氏大破尊良親王於竹下義貞軍從潰直義等踵後而進延元元年陷京師車駕幸延曆寺尊氏與官軍戰于京師大敗走于兵庫新田義貞等追至豐島河原直義返戰見敗會大友貞宗大内弘世厚東宗西等率舟師來附直義董其軍戰于湊川又敗遂與尊氏走筑紫

太平記

菊池武敏發兵來



拒時見兵僅千人許、軍情危懼、直義領兵五百、進與武敏戰于多多良濱、尊氏陣赤坂、爲之後拒、會北風揚沙走石、白日昏暝、武敏軍士瞑不得進、直義從上風縱兵乘之、追至博多、武敏返兵決戰、勢甚銳、直義遣使謂尊氏曰、直義死于此矣、將軍宜赴周防長門、徐圖再舉、因截衣袖遺之爲訣、士卒皆奮勵殊死戰、尊氏來救、遂大破武敏、直義追擊至太宰府、降附甚多、梅松論乃議再犯京師、尊氏由海

道直抵兵庫、直義由陸路進、圍福山城、守將大井田氏經戰敗走、於是官軍徇地中國者、聞風退走、新田義貞與楠正成屯兵守兵庫、尊氏以水軍當義貞、直義統陸軍與正成戰于湊川不利、直義馬傷危急、藥師寺公義以已馬授直義、步鬪斬數人、尊氏視直義走、分兵救之、正成力戰死之、直義乃與尊氏軍合、擊義貞大敗之、尊氏奉豐仁親王爲帝、太平記三年直義爲左兵衛督、征夷副將軍、參取公卿補任



記、太平時武人傲猾無禮、多不奉法令、土岐賴遠驕傲使酒、射光嚴院駕、直義大怒將族之、賴遠逃還美濃、直義命土岐賴康擊之、賴遠惶惑、潛至京師、依僧疎石謝罪、直義不聽、執而斬于六條河原、二階堂行春坐流于讚岐、由是武人震悚、驕橫稍熄、直義爲人強忍狡猾、而畏人議已、外示恭順、內實深刻、初尊氏圖反逆、動未有名、將欲先除護良親王及新田義貞等以漸成其志、及討北條時行平鎌

倉、直義勸其早叛、凡所爲姦謀密策、多成其手、而其害護良、招兵四方、尊氏雖不明言指導之、而皆其所欲爲、直義乘之逞姦、尊氏意快之、而終歸咎於直義、直義甘受其罪不辭、唯恐其叛意之或不固、遂令尊氏得志、多直義之力也、記太平興國六年光明院授從三位、

公卿補任

直義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薰灼一時、其吉凶慶弔、上自光明院、下至公卿士庶、贈遺訪問、輻湊其門、當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



嘗卧病、光嚴院親製願文、禱祀石清水宮、其勢燄之盛如此、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爲子、後生子、特鍾愛之、時直義以僧疎石曉禪教崇信之、命諸國創安國寺弘其教、

參取太平記、梅松論、疎石薦其徒妙喆、○本書喆作吉、今據鎌倉大草

子訂妙喆慧黠有容止、直義深敬信之、爲建

寺堀河居焉、勢利之徒阿諛奔走、貨賂山積、高師直師泰甚惡其所爲、屢加陵辱、妙喆大憾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等不協、

乃深結妙喆、俱謀除師直等、妙喆講楞嚴於直義前、因竊說曰、昔者秦皇用趙高、二世而喪天下、自古國家治亂、係執事賢否、今師直兄弟驕逸無行、恃勢紊法、其常言曰、國有帝王、多費郡縣之入、途有禁闕、過則下馬、令人艱拜趨、若無帝王而不可邪、木造銅鑄其像也、我必執生帝王者、竄之遐方、若斯人與聞國政、天下安得寧謐、公宜早誅彼等、以上杉畠山爲執事、則有利於公、令嗣而子孫萬安



矣、公豈無意乎、直義深納其計、乃以直冬爲中國探題、欲令居外爲援、正平十四年與粟飯原清胤等謀、託事召高師直、簡兵一百餘匿于戶外、師直已至、清胤遽改圖、目師直示變、師直覺而逸去、聚兵自備、師泰將兵于外、聞變馳還、直義憂懼、遣使於途諭師泰曰、師直才智庸劣、不任理務、更欲以卿代之、師泰拒弗聽、勒兵扞衛、於是人心洶洶、都下騷擾、兵士絡繹旁午、分黨羣集、石塔賴房、足利高

經、細川賴春、細川顯氏等將士、與直義者七千餘人、尊氏使使召直義入謀事、直義至尊氏所、從士又多亡、師直師泰以兵五萬圍之、尊氏使人責讓師直、師直請必獲畠山直宗、上杉重能等而退兵、益麾兵圍逼、尊氏憤恚、欲親出戰、直義止之曰、何將軍舉措之輕邪、彼所欲獲者、止直義及重能直宗而已、宜姑許其請以濟急、尊氏乃罷直義政務、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乃退師、尋逼殺重能直宗、



又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肥後、直義屏

居無聊、懼嬰飛禍、每不自安、太平記竟剃髮號

慧源、公卿補任、示無復用之意、明年直冬起

兵鎮西、師直勸尊氏親往攻之、且請殺直義、

太平記直義夜走奈良、依內侍原好專、聞好專

得師直書、復走大和、天正本依越智伊賀守、

關越智供待甚篤、發鄉邑兵保守、時大和

河內和泉紀伊將士多屬官軍、直義已爲師

直所逼、入官軍內地、又懼王師來襲、上書請

降、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請因其降而誅之、源

親房與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

尊氏自平、帝從之、納其降、太平記直義又請任

武家管領、朝議未允、會石塔賴房畠山國清

等率兵來附、直義軍勢稍振、乃復用觀應號、

私署守護地頭、參取太平記、遂絕不復言歸

款之事、六年直義觀兵于男山、桃井直常將

北國兵、進據延曆寺、時尊氏西擊直冬、留義

詮留守、義詮棄京師走、直常入京師、尊氏旋



軍擊直常走之其夜尊氏部兵多畔降直義  
尊氏麾下單弱遂走播磨直義使石塔賴房  
往攻賴房進陣光明寺尊氏率兵圍之賴房  
遣使請益兵直義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石  
塔義基赴援大破尊氏于御影濱尊氏走入  
松岡城饗庭氏直潛抵國清營議和國清曰  
三條殿之意亦如此也和議已成高師直師  
泰懼罪剔髮出降途爲土杉畠山所殺參取  
園太  
曆太  
平記尊氏還京師直義往會之自是意復盈

滿藤原有範頗知讀書爲直義所信重常以  
直義比西伯自比太公望且曰義詮淫慝迭  
于殷紂以公聰明仁智行政於天下誰敢敵  
之直義亦自以爲衆心所歸也意欲義詮授  
政務於己以故與之不諧尊氏兩解諭之平太  
記帝尋敕源親房贈書諭之曰上世神明創  
業傳至人皇聖聖相承九十餘代其上上正  
正之道亘古今不易焉苟有悖慢斯道莫不  
立取覆滅矣鑒乎古昔將來可知也然文治



承久以來、朝廷俾武臣專操兵權者、抑亦有以也、當時源賴朝建勳殊大、所以賞之、亦度越前蹤、是以父子相繼、藩屏邦家、能上其上、而一日不急、且其所行皆稟朝廷進止、不可謂之僭越焉、但將兵之家、勢不久存、是以僅傳其二子而絕、平政子繼之、能修明庶政、未有遺失、而如承久之事、未應天意、遂有北狩之禍、北條泰時克承成績、志在治安、能正其正、毫無所私、是以神明贊之、能保其後嗣於

百年之久、至於高時、荒怠其職、自速亡滅、先皇應運赫怒、以統一天下、上慰累聖之積憤、易如反掌矣、當是時、建武征東將軍翻然歸義、克立功效、累蒙寵擢、然大功不終、遽聞軍士姦謀、濁亂清世、先皇遂銜忿昇遐、禍亂之起、前後十有六年、父子骨肉、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膏血瀝野、海內騷然、無復寧歲、顧其變亂之慘、宇宙所未有、而任其咎者誰也、夫其爲志、毫不在民、而徒崇奉神明、歸依三



寶欲以橫邀福應、其何所益、今也足下蹶然改慮、累送懇款、有順命之請、議者固知足下之志在藉朝威掃內難、而天意洪大、特錄其前功以聽其請、詔敕旣降、則謂足下當速奉正朔、凡大小軍政、來取朝旨也、然猶未改觀、應僞號、私署守護地頭如故、足下豈設虛誕之辭、務事欺誑、而其實無來庭之意邪、如斯則人心將安適從、禍亂無所底止、生靈曷日得息肩、且足下已數送款、而復懷觀望、坐失

時機、身爲主將、其舉措宜如此乎、或謂足下部兵浮言相動曰、政歸朝廷、恐失其土邑、以故不樂足下爲此舉也、夫朝廷撫納足下、本在欲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凡所率軍士功田、一如舊日、猶將賞賚勸誘之不暇、柰何猥自爲過慮、不思使蒼生免干戈安其堵哉、夫今日之天下、先皇之天下、今上誕受神器、實爲人皇之正統、足下審天命之所在、能上其上、正其正、速納元弘之區域、翼贊中興



之治、上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下以敷天下一  
統之化、身榮當時、聲播後世、豈不美乎、幸熟  
慮焉、如所請、武家管領、則當竢入朝之後而  
議之耳、直義答曰、霸者扶王業、武將護皇家、  
天下古今之通誼也、建久中、源右大將管諸  
國總追捕使、實中興武家、朝廷隆替、天下安  
危、悉係焉、及承久之亂、北條義時行廢立、朝  
權政柄、併歸其掌握、降至元弘初、其子孫已  
衰、家將軍遭遇先皇、乘機起義、天下響應、旬

日之間、四方大定、建武中、又親督兵、誅滅關  
東遺賊、凡其元勲殊績、今古無比焉、然左右  
姦邪、迷惑聖聰、將有異處分、於是齎甲內向、  
以謀除君側之惡、而精誠終不被照察、構成  
禍亂、大駕再幸山門、窮兵黷武、始講和致成、  
先皇脫屣、神器有所付、則某等將謂可率由  
舊章、輔佐公家也、又俄遇移蹕於吉野、無復  
如之何而已、近將耀兵威、懲家人不順、以慰  
衆心、怨苦、因有所奏請、亦誠欲闡敬神崇佛



之道、濟生民於塗炭云爾、然猶未蒙允諭、頃更有不逞之徒、叨稱承詔旨、驚擾近畿、豪奪所在神祠佛屋香火田邑、擅易置守護地頭、職又多頒下教書于諸國、視之皆盟約之文、固非和親之言也、此等若出近臣妄作、宜痛賜誅絕也、來書以一統天下見期、夫以先皇之盛烈、混同四方、僅不能三年、而海內覆亂、則可見夫武人勇卒、固不樂俯從公家、爲卿相之奴隸僕圉也、而今日復能保其革面服

承乎、請幸見察、唯速聽所請、車駕還京、一從

武家往日所施設、則先皇聖子神孫、保寶祚

於無窮、而天下自太平矣、

吉野事書案、敕源親房據房玄法印

記、○親房作此書、房玄記無明文、今考前後文書之、且其持論與神皇正統記吻合、亦可證矣、帝下公卿議、親房固陳不可、乃止、房玄法印

記尊氏罷義詮、復命直義掌政事、園太而中

心實不和、直義既秉權柄、桃井直常石塔義房等矜功恃勢、與仁木細川諸將不合、樹黨分類、互相輕侮、時訛言每夜有治兵于郊者、



是以各懷危疑、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逃還國、義房直常謂直義曰、仁木細川輩承將軍父子之意、還國起兵、赤松則祐亦降吉野、外示順從、纘兵近畿、是實謀我也、公晏然無備、如一旦有警、何以禦之、公宜姑赴北國、當時同盟、越前有足羽、加賀有富樫、能登有吉見、信濃有諏訪、祝部、公飛檄徵兵、塞木目荒血之險、則雖勁敵百萬、不能入界也、甲斐越中、義房直常之分國、境內豐安、足以供軍資、是

萬全之策也、直義從之、即夜與直常等數人出走、兵士稍稍追至、比抵敦賀、兵號六萬、尊氏率兵來攻、直義率細川顯氏等諸將至近江、陣八相山、太平記佐佐木定詮舉城降、與尊

氏戰于山下、不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講和、直義從之、復與尊氏平、直常固排和議、顯氏國清怒計不行、遂降尊氏、從兵亦逃散、參取

天正本太平記、園太曆、直義遂走鎌倉、遠江以東悉應之、尊氏尋復來攻、宇都宮氏綱率兵往應尊



氏直義命桃井直常斷氏綱援路、令上杉憲  
 顯石塔義房圍尊氏於薩埵山、直義陣伊豆  
 國府、節制諸軍、義房等謂敵軍糧乏、不能持  
 久也、因命軍士勿浪出戰、既而氏綱大破直  
 常、乘勝而進、將士聞敵、兵日集、請速決戰、義  
 房不許、俄氏綱兵三萬餘奄至古宇津、炬火  
 綿亘數里、義房大懼、不戰而走、仁木義長追  
 至國府、直義不能支、竄伊豆山、尊氏贈書招  
 慰、直義出降、明年與尊氏俱還於鎌倉、暴薨、

年四十七、

四十七據公卿補任貞和五年直義出家年四十四之文○常樂記

足利系圖、並作四十六、咸謂尊氏之志也、太平記、足

利系圖、稱古山大休寺、尊卑分脈、足利、十三年

後光嚴院追錄功、贈從二位、有子矢、嗣絕、園

曆、太平記

足利直冬、尊氏庶長子也、尊卑分脈、以母賤

不為尊氏所育、幼出依東勝寺、正平初竊至

京師、求見尊氏、久之不得請、居僧玄慧家、從

而受學、玄慧頗器之、為言於叔父直義、直義



乃召見試之、命居其家、數爲請尊氏、尊氏未  
許之、適會紀伊兵起、尊氏始許爲父子、請光  
明院任右兵衛佐、將兵往擊、破之而還、時人  
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深惡之、密讒之、尊氏  
故尊氏終不恩遇、視與仁木細川族等、太平記  
直義遂子養之、尋進從四位下、爲宮内大輔、  
足利系圖○敘任年月  
無所攷、今姑書于此、四年直義欲討高師  
直、乃請尊氏出直冬爲中國探題、陰令爲外  
援、園太曆直冬往留備後、視事明審、賞罰

號爲平允、狡黠之徒竄跡遠遁、國人多歸心、  
是時師直爲執事、專決天下之務、其所與奪  
莫不一出於愛憎、至是其惡益彰、太平記直義  
將舉事、使使來告、園太曆直冬欲往應之、師直  
使赤松則村遮拒于備前美作、又令中國將  
士圖之、於是杉原利孝率二百騎來襲、利孝  
名據金勝院適守兵甚少、直冬殆見獲、其兵  
磯部左近等射而禦之、直冬僅脫走肥後、宅  
磨守直等以兵來屬、師直又矯尊氏令、使西



國人殺直冬、而人皆曉其詐、莫敢應者、直冬納少貳賴、尚女爲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某等亦遙爲之聲援、天下分裂爲三、稱官軍爲宮方、尊氏兵爲將軍方、直冬兵爲右兵衛左殿方、師直勸尊氏親擊直冬、會直義歸順、引兵討尊氏、以故尊氏不果來、未幾直義爲尊氏所殺、國人皆背直冬、太平記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因吉良滿貞石塔賴房歸順、西國諸將又起應直冬、園太

八年直冬爲國人所逐、流落安藝周防間、適山名時氏自京師還、但馬奏奉直冬爲大將、

太平記詔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已前故

事、裁決守護以下事、

園太曆

九年詔與山名時

氏復京師、足利高經挑井直常並以北國兵來屬、直冬進到丹波、聲勢大熾、尊氏棄京師而遁、明年直冬入據東寺、尊氏與諸將來戰、月餘、直冬兵食日乏、乃退保男山、見兵五萬餘、謀族近畿兵集、更與尊氏戰、羣議不決、乃



祈八幡宮、巫言不吉、諸將聞之、犇散、直冬遂還石見、十七年山名時氏徇山陰山陽、使富田直貞攻宮信兼于備後、直冬率兵出應之、屯宮內、使僧謂信兼曰、恢復期至、諸將戮力、足下獨何意不為相援、計當今之士足倚賴者、莫如足下、若能仗義來歸、則籍沒以下事、當從所請、信兼不聽、使子氏信攻宮內、直貞敗走、直冬戰屢不利、乃引還、太平記應永七年卒于石見、和漢合符圖法名道昭、號慈恩寺、難

平子冬氏為兵衛佐、左右居備後、世呼曰

中國武衛子為僧、名乾珍、住相國寺、足利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時尚幼、以上杉憲顯高師、冬爲執事輔之、連喜

川系足利直義之歸順也、憲顯遙應之、奔于

上野、師冬奉基氏攻之、兵僅五百、皆不欲往、

道劫基氏歸、師冬走甲斐、據洲澤城、爲諏訪

祠官諏訪隆種所攻自殺、太平記、隆種名既

而尊氏執直義至鎌倉、基氏營救甚至、尊氏

不聽、基氏憂之、出奔安房、尊氏遣人召還之、

參取園太曆、太平記、喜連川系圖、崇光院授左馬頭、太平遷

左兵衛督、公卿補任七年尊氏親出拒新田義興

義宗、賜屋義治于金井原、既而義興義治來

薄鎌倉、基氏聞敵在三浦、遣南宗繼將兵擊

之、不見軍而還、俄而義興義治來攻、衆未脫

甲、基氏出拒、大敗、奔于尊氏石濱營、尊氏與

義宗戰於小手、差原破之、義興義治棄鎌倉

退保河村城、尊氏基氏襲走之、明年尊氏還

京師、留畠山國清爲基氏執事、及尊氏薨、義

興謀乘喪復攻鎌倉、基氏患之、使國清誘殺

義興、親至入間河、大耀兵威、東土帖然、時兄



義詮新襲將軍職、衆皆以爲基氏久在關東、握兵柄、必爲義詮所疑忌也。畠山國清因請發兵攻吉野、以避其嫌。基氏然之。大舉東國、兵屬之。國清至京師、以請義詮。義詮悅之。共攻陷行在而還。國清罰軍中私還者千餘人、收其俸邑。衆詣基氏、怨訴甚急。殆將作亂。基氏乃遣人數國清曰、卿前日之役、名攻吉野、而實圖殺仁木義長也。今復擅沒軍士食邑、結其冤憤、豈非欲激成兵端、以亂國家乎。卿

罪惡已稔、宜疾罷去、勿爲濡滯不決。坐取誅戮。國清乃奔于伊豆、據修禪寺城。基氏發兵三百餘人擊之、反爲所敗。更遣新田義一將兵往攻之。親出軍箱根。國清乞降。乃引兵而還。是時上杉憲顯匿居信濃。基氏宥罪招之。命代芳賀禪可爲越後守護。遂徵還之。復爲執事。禪可出兵遮之於上野板鼻。基氏大怒。親將兵將攻禪可於宇都宮。遇禪可子高貞、高家於武藏若林野交戰。基氏驍捷多力、善



揮大刀、戰數刻、刀毀缺如鋸、遂斬高家、退而  
憩兵、聞愛將木戶每氏鬪死、大哭曰、彼每約  
與我同死生、彼今已死矣、我豈忍食前言邪、  
乃提刀而進、衆皆奮從、戰益銳、基氏馬傷而  
斃、敵兵望之、爭進圍之、基氏揮刀斬殺無前、  
大高重成馳至、面贊其勇、以馬授基氏、基氏  
喜曰、昔源平之戰、後藤守長乘主君馬而遁、  
卿之所爲、與彼相反、呼卿姓大剛、不亦可乎、  
○剛高  
音相近嚴松直國勸基氏與已易甲、敵兵以

爲基氏競趨之、會日暮、敵兵引退、基氏追擊  
大敗之、進次小山、將攻宇都宮氏綱、會氏綱  
至軍、陳謝且告以禪可已、懼罪亡去、基氏乃  
還鎌倉、參取太平記  
喜連川系圖是役也、獲高貞子八郎、

基氏愍其幼弱、放還之、人稱其寬裕、太平記十

九年、敘從三位、公卿補任  
川系圖係五年是歲、安藤

九郎等二十餘人有罪、誅之於府內、初諸將

恃功驕戾、動多異圖、至是莫不震懾、參取太  
平記喜

連川、二十二年、基氏薨、年二十八、太平記、常  
樂記、尊卑



分脈、喜連川系圖、

法名同昕、號瑞泉寺、

難太平記、尊卑分脈、喜連

川系圖、初尊氏與直義議曰、義詮不堪負荷、恐

墜吾業、然使關東諸國不叛、則不至失天下、

吾當使一子鎮關東、乃使基氏鎮東國、及尊

氏薨、東國諸將多有憾於義詮、往往勸基氏

圖之、基氏峻拒不納、難太平記能脩其職、使義詮

無東顧之憂、及訃至京師、人皆哀惜焉、太平記○

難太平記曰、義詮深忌基氏、基氏恐有變、祈死於神、無何而沒、子氏滿、

氏滿幼名金王丸、及基氏薨、氏滿襲爲管領、

年甫九歲、明年平一揆、據河越城、氏滿率執

事上杉憲顯、攻滅之、宇都宮又亂、擊平之、有

頃新田義宗、脇屋義治、竝起圖興復、氏滿遣

上杉憲將上杉能憲等將兵攻之、義宗敗死、

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義宗等餘衆勃起于

武藏上野間、氏滿遣上杉朝房及畠山基國

攻走之、文中二年、後圓融院授左馬頭、敘從

五位下、天授五年、土岐康行起兵、畔足利義

滿、義滿徵兵於氏滿、氏滿遣上杉憲方赴之、

義滿徵兵於氏滿、氏滿遣上杉憲方赴之、



聞康行降而還

喜連川系圖

是時義滿頗怠政事

稍失人心會義滿將誅土岐賴康徵兵諸國

氏滿遣上杉憲方將兵赴之於是氏滿欲乘

機篡代義滿上杉憲春苦諫自殺氏滿乃止

參取花營三代記難太平記鎌倉大艸子喜連川系圖明年爲左兵衛

督進從四位下小山義政起兵宇都宮基綱

往擊不克而死氏滿乃遣上杉憲方攻義政

義政披僧服請罪氏滿赦之弘和二年義政

又起兵氏滿親擊斬之元中三年義政子若

犬丸又起兵與陸奥人田村則義通謀據小

山城氏滿將兵攻之若犬丸戰敗走陸奥氏

滿遣上杉憲孝追殺之氏滿進兵至白川則

義亦敗自殺乃引還四年小田五郎據男體

城遣上杉朝宗擊之明年朝宗攻拔之滅小

田氏八年山名氏清作亂明年春氏滿將援

義滿聞氏清已平而止義滿以陸奥出羽遙

授氏滿進敘從三位

○本書係前年誤訂之應永

五年薨年四十

○或作法名道全

○全或

稱

作仙



永安寺、氏滿嗜酒、每雨聚飲、會內外臣僚必盡款曲、嘗大醉、語侍者曰、天子人也、將軍亦人也、我亦人也、事我者亦人也、而上人不如下人之知疾苦、上下易位則治不難矣、森元信光進曰、公言不可、鄙人豈耐爲君、勉爲明察、民不勝命、氏滿大悅、厚賜之物、其納人言如此、文祿清談五子滿兼、滿直、滿隆、滿貞、滿秀、滿直稱稻村殿、同姪持氏自殺、滿隆稱新御堂殿、同姪持仲自殺、滿貞稱篠川殿、同持氏子

義久自殺、滿秀爲日光山別當、稱大御堂殿、

喜連川系圖

滿兼任左馬頭、敘從四位下、喜連川系圖、古河系圖、應

永五年襲爲管領、遷左兵衛佐、六年巡行陸奥出羽而還、會大内義弘舉兵至界浦、滿兼遙應之、發軍抵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而聞義弘伏誅、頓兵不進、明年義滿以下野足利莊界滿兼以紓其謀、滿兼乃還鎌倉、無何宇都宮氏廣作亂下野、斯波持詮擊斬之、以首來



獻滿兼勞之授以氏廣封邑九年滿兼遣上  
杉氏憲於陸奥擊伊達政宗平之十六年卒  
年三十三喜連川系圖法名道安古河系圖稱勝光院  
子持氏持仲喜連川系圖世呼其家號鎌倉御所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終



